

拉威尔管弦乐作品中巴松的演奏艺术与音乐表现

辛剑飞

[摘要] 印象主义作曲家拉威尔管弦乐作品中的巴松独奏片段的演奏艺术与音乐表现，对管弦乐作品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拉威尔以精妙配器拓展了传统乐器的表现边界。巴松在传统管弦乐中长期作为附属声部，其独奏价值有待重新审视。从拉威尔的各作品独奏片段看，其演奏艺术与音乐表现具有鲜明的技法特征与艺术内涵。拉威尔通过赋予巴松绵长抒情旋律、高难度技巧及丰富的音色层次，突破了传统演奏局限，实现了巴松从附属声部向主体表达者的跨越。拉威尔以精致的感官追求理念，通过上述手法推动巴松成为具有独立深度的音乐主体。拉威尔的创作理念为现代管弦乐巴松独奏表现力的重视提供了理论依据。演奏者应深刻把握拉威尔作品中巴松的音色变化与抒情逻辑，传承并发展其奠定的巴松艺术地位。

[关键词] 拉威尔；印象主义；巴松；独奏片段；管弦作品；演奏艺术；音乐表现

中图分类号：J6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2-0096-09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2.10

一、引言

拉威尔作为印象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却与德彪西和杜卡斯一样深受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创作中呈现了双重维度，既拓展了印象主义音乐的美学边界，又始终保持对法国音乐传统的深度继承。他的风格可以被称作“精密化的印象主义”或“结构化的印象主义”。凭借无与伦比的技艺控制、清晰的形式逻辑与绚烂的感官色彩，拉威尔构筑起一个既缥缈又坚实、既感性又理智的音响宇宙。与德彪西那种任由印象“融化”和“弥散”的处理不同，拉威尔善于将流动的感知凝固、雕琢，并精心镶嵌于严谨的艺术结构之中。在音乐语汇上，拉威尔广泛吸收多元养分：既融合法兰西本土的民族音乐气质，尤其青睐西班牙

民间音乐的节奏与色彩，又积极吸纳爵士乐早期的布鲁斯风格^[1]，为其创作注入鲜明的现代活力，丰富了20世纪初法国音乐的创作形式。此外，拉威尔更是一位富于想象与创造力的配器大师，他在独奏段落大胆启用萨克斯、巴松、低音巴松、长号等乐器，赋予它们前所未有的表现力。经由他重新配器的作品，如《图画展览会》《小丑的晨歌》《鹅妈妈》等，仿佛获得了新生，拉威尔也因此巩固了其“管弦乐调色师”的地位。在拉威尔的管弦乐语境中，巴松独奏片段宛如一个精微而完整的艺术缩影，既体现了他在音色上的革新精神，也承载了他融合“精致、含蓄、交融”的音乐美学理念。这些段落不仅要求演奏者兼备高超的技术控制与敏锐的音色想象力，也邀请听众凝神细品那些隐匿于细节之中的光影流转。拉威尔以此证明，即便是一段简短的独奏，亦能蕴含深

作者简介：辛剑飞，沈阳音乐学院管弦系讲师。

基金项目：沈阳音乐学院科研项目“探究新型室内乐的演奏特点——双簧管、大管重奏演绎中西经典作品”（2024KYQ15）。

厚的艺术灵魂，成为连接印象主义诗意灵感与现代音乐精神的桥梁。巴松在拉威尔的作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独奏常出现在音乐段落衔接或音色转换的关键位置，宛如画家在画布上点染的决定性笔触，既凸显自身特色，又和谐融于整体^[2]。这些独奏旋律发挥了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延续了自古典时期巴松特有的细腻、庄重乃至哀伤的情感特质；另一方面，借助印象派的和声与配器手法，与朦胧变幻的意境完美融合，生动诠释了拉威尔以最严苛的技艺，服务最纯粹的诗意的艺术理想，使我们得以透过一件乐器的独白，窥见一个宏大而精妙的音乐美学世界。

本研究以拉威尔管弦乐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巴松片段为研究对象，以四段典型乐队片段为例，从演奏艺术与音乐表现两个层面入手，深入探讨拉威尔作品中巴松声部的艺术特质。其中，演奏艺术指的是演奏者依据乐谱指示，灵活运用音色控制、节奏处理与指法选择等技巧，实现对乐队片段的精准演绎；音乐表现则侧重巴松如何通过角色塑造与氛围渲染，深刻展现拉威尔配器艺术的丰富内涵。本研究通过对拉威尔巴松乐队片段的集中探讨，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拉威尔管弦作品中巴松独奏片段的演奏艺术

在近现代管弦乐发展的历史图景中，印象主义作曲家们为巴松这一传统木管乐器开拓了全新的艺术疆域。可以说，在那些流传后世的管弦乐作品的经典巴松独奏片段中，印象派作曲家们贡献了“半壁江山”，而在这一群体中，拉威尔的创作尤为耀眼。拉威尔不仅以超凡的配器才华重新定义了巴松在乐队中的色彩功能，更通过一系列精心雕琢的独奏段落，将这件乐器的表现力提升到新的高度。本研究聚焦拉威尔几部代表作中的巴松独奏段落，从演奏技巧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探讨拉威尔如何通过精湛的创作赋予巴松以新的

声音生命。通过对这些经典片段抽丝剥茧般地解析，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领会拉威尔的创作哲思，以及印象主义音乐在器乐表现上的独特魅力。本研究挑选经典乐队片段作为分析对象，并将巴松乐队独奏片段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独奏片段由巴松的首席演奏；第二种独奏片段由巴松声部的两位演奏家交替演奏；第三种独奏片段由巴松声部的两位演奏家共同演奏^[3]。

（一）《波莱罗舞曲》中巴松的演奏特点

拉威尔于1928年创作的《波莱罗舞曲》堪称印象主义音乐与西班牙民族元素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该作品的灵感源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传统舞蹈音乐，拉威尔以其天才的配器技艺，将简单的音乐素材升华为一部结构精巧、色彩绚烂的管弦乐杰作^[4]。作品描绘了这样一个生动的场景：在西班牙小酒馆中，一位少女开始翩翩起舞，她那优雅而克制的舞步逐渐感染了在场的观众，最终演变成一场热烈奔放的集体狂欢。在音乐语言的运用上，拉威尔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创新精神。他巧妙地将爵士乐元素融入作品，尤其是通过萨克斯声部极具表现力的滑音演奏，为这部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情的作品注入了现代的呼吸感^[5]。拉威尔大胆启用了高音萨克斯、次中音萨克斯及高音单簧管等在当时交响乐队中较少作为独奏乐器出现的声部，这种配器选择打破了传统管弦乐法的常规思维，展示了拉威尔对音色可能性的不懈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拉威尔对巴松这一传统低音乐器的创造性运用。随着乐器制造工艺的进步，现代巴松的高音区及泛音区已经具备令人惊艳的表现力。其音色既拥有木管乐器特有的温暖质感，又具备足以穿透厚重织体的明亮色彩，这种特性在《波莱罗舞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巴松的独奏片段在第三段旋律中出现，由巴松首席演奏，在这之前分别是长笛和单簧管的独奏片段，音乐内容是一致的^[6]。虽然说长笛和单簧管是高音乐器，但是演奏这两段的音乐都属于中音区，而巴松作为低音乐器进入第三段的演奏后，凭借

其高音区和泛音区色彩的展示,并不会使听众认为旋律的交接突兀,反而会让听众眼前一亮。巴松在小军鼓的固定节奏和弦乐拨弦的烘托下,以中弱(mp)的力度,以一段舒缓的旋律开始演奏^[7]。在第一、第二乐句中,全部是高音区和泛音区域的演奏,运气的气速需集中且快,气流需

要时刻保持流动,这样可以保持音乐演奏的流动性和持续性,而控制气速则可以很好地将高音、泛音区的音准控制平稳。在整体演奏中,巴松既可以通过展示气颤音增添光彩,也可以根据音乐情绪的变化将音符颤音的频率加快或放缓,以更加丰富巴松的音乐表现力(见谱例1)。

谱例1 《波莱罗舞曲》巴松片段(2—3号)

第一乐句从谱例1的独立演奏片段开始,直至第2行第2小节,乐句除了演奏相对平缓外,还需要注意其中的重音,音乐的方向也向这个重音推进,可以在此句做渐强渐弱的演奏来体现音乐起伏的变化。第二乐句是整段的高潮部分,需要重视的是保持跳音和重音,其中保持跳音表现了欢快、活泼的气氛,重音表现了舞蹈中的摇摆韵律。第三句从谱例1第3行第2小节开始直至结束,整体音乐表现了情绪的缓慢平复,可以在这段演奏的后半程做一些渐弱来体现。

(二)《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巴松的演奏特点

拉威尔的另一部作品《G大调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29—1931年,灵感来源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拉威尔在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吸收了李斯特的创作风格,但同时也在此曲中加入了爵士乐元素^[8]。全曲保留了传统作曲手法,并没有太多的冲突和不协和^[9]。巴松在本曲中有两个独奏

的片段,其中第一乐章有一部分是由第一巴松演奏独奏旋律、第二巴松演奏和声作为伴奏烘托气氛。巴松在这段的音乐内容其实是接着钢琴演奏完相同的旋律之后。这个片段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巴松要直接从泛音升C连到泛音E,这个演奏是非常困难的。除了需要将巴松的哨片调整得非常灵敏并具备很好的发音外,还需要很巧妙地将气速和嘴型调整到泛音气息相应的位置。

在这部作品中,三乐章独奏片段旋律由巴松声部的演奏家交替演奏,第一巴松和第二巴松交替演奏的旋律在展开部以十六分音符连续跑动为主,音乐素材来源于乐曲第三乐章开端的钢琴独奏旋律^[10]。无论是为了旋律演奏的完美呈现,还是为了更稳妥地演奏,拉威尔都将这一段旋律分成了两个巴松声部,这也体现了拉威尔在配器时非常人性化和通情达理的一面。巴松炫技的技巧展示通过这段旋律,增添了其在乐曲中音乐表现热情的气氛(见谱例2)。

谱例2 《G大调钢琴协奏曲》巴松片段（14—16号）



从谱例2中可以看出，片段刚开始4小节是由两位巴松演奏家演奏，在4小节之后，先由第一巴松演奏3小节，在第165小节的第一个音截止。同时，第二巴松也在第165小节第一个音作为共同音交替演奏，在之后又回到第一巴松，如此反复交替演奏直到乐曲16号结束。这段旋律在西班牙的风格上混合了一些爵士素材^[11]。乐曲的整个乐章都在表现急促的情绪，巴松演奏家在演奏中互相聆听只是其中一部分，提前换气是尤为重要的，只有提前吸气，再紧跟指挥的速度，听另一位巴松演奏家的内容再演奏，才能更好地衔接。除此之外，巴松演奏的每个音几乎都是由组合指法构成的。在这段演奏中，为了将巴松演奏得更加完美，需要将复杂的指法简化，找到在演奏连接中更简便的指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可以在一些音符中放弃音准更稳定的指法来保证演奏更顺畅和连贯。这段旋律演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从听觉上认为这段旋律自始至终是由一位巴松演奏家完成的，因此，无论是练习还是考试，都需要一口气完整地演奏这段旋律。拉威尔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管乐的循环呼吸演奏法已经被很多演奏家发掘出来，并运用于实践，但是作为一部流

传较广的作品，作曲家更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

（三）《图画展览会》中《古堡》段落巴松的演奏特点

《图画展览会》原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钢琴套曲，全曲由10段音乐构成，每段皆以一幅画为题，如《侏儒》《古堡》《牛车》等，并以“漫步”主题作为贯穿全曲的线索，象征观画者在展厅中穿行的脚步与心绪^[12]。穆索尔斯基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质朴气质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深度融合，使这部作品成为钢琴文献中极具画面感与叙事性的杰作。此后，这部钢琴套曲被多位作曲家改编为管弦乐版本，其中，拉威尔于1922年受指挥家库塞维斯基委托改编的版本最为著名。拉威尔的改编并不是简单的乐器移植，而是一次真正的再度创作。拉威尔凭借对乐器音色与表现力的敏锐洞察力，为每一段画面选择了最贴切的音色语言，使音乐在听觉上直观地构建出视觉意象，真正实现了“音中有画”的艺术效果。

在《古堡》一段中，拉威尔以巴松独奏搭配朦胧的弦乐背景，勾勒出古老城堡在暮色中的苍凉与孤寂。这样的音色塑造，使听众即使不知曲目标题，亦能从音响中感知画面内容与情感氛围^[13]。

巴松出彩的独奏片段出现在这部作品的第四段《古堡》中,《古堡》描写了在中世纪的古堡前,一位游吟诗人在夜幕中唱着动人歌曲的情景。古堡的特点是高耸的建筑风格、琳琅满目的装饰,

而巴松在中低音区的演奏刚好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萨克斯虽然是木管乐器,但是其带有金属音色的质感,而巴松这种神秘的音色可以完美展现古堡富丽堂皇的画面(见谱例3)。

谱例3 《古堡》巴松片段(19—20号)



《古堡》这一段音乐的开始由大提琴奏出引子,巴松随后以柔和、饱满的音色演奏出主题。这一主题也贯穿巴松奏出长音突出和声中的低音声部,配合弦乐的断奏将这一主题衬托得更加出彩,将旋律自然地过渡到萨克斯的演奏^[14]。这段旋律除了庄重、肃穆之外,也带有一丝凄凉和哀愁的色彩,巴松需要将所有跳音都演奏在连续的乐句中。首先,将音量尽可能放大,这样可以使巴松中音区演奏的音量和之后的萨克斯音量达到平衡;其次,在乐句的演奏中,尽可能使气息持续输送,以保持音乐的流动;最后,所有的保持跳音都需要做到吐音不重,且每个保持跳音都要做到在气息的推动下似断非断。通过演奏法推断,跳音演奏的时值一般为其音符的一半,而保持音又将音符时值奏满,实际上,拉威尔虽然需要这种向前流动的音乐,但是又需要音符的弹跳性。因此,巴松这种保持跳音的演奏应该演奏其音符时值的四分之三。在这段巴松片段中,因其连线

的特征,所以应保持跳音的吐音适当轻奏,其余的保持跳音,尤其是同音之间可以做渐强处理来丰富乐句色彩。在这一片段中,巴松在中音区以温暖、柔美色彩的音乐表现,使标题“古堡”庄重、肃穆且神秘的形象更加凸显。

(四)《鹅妈妈》中低音巴松演奏特点

《鹅妈妈》是拉威尔创作的钢琴四手联弹组曲,后又被其改编为管弦乐作品,并进行编舞,成为一部儿童舞剧。《鹅妈妈》的管弦乐作品版本共五个段落,其中第三个段落《美女与野兽的对话》描述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与一位变成野兽的王子之间的对话。低音巴松在第三段中以其复杂多变的音色特点将野兽的形象诠释出来,展现了野兽从卑微、哀诉求爱到最终转变成王子的情绪过程。低音巴松利用气息控制展现深沉情感,通过细腻的力度变化体现了“野兽”从懦弱表白到情感爆发的戏剧性;低音巴松通过连奏表现旋律的抒情性,同时点缀笨拙或急促的语气,暗示“野

兽”内心的纠结与痛苦；单簧管与代表“美女”的高音区和流畅旋律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在音乐上的对话最终趋向和谐。低音巴松在组曲中精准地将“野兽”的形象通过多个独奏片段诠释出来，达到最佳的音乐表现^[15]。低音巴松一般不适合演奏时值较长的音符，因为低音巴松实际管体长于普通巴松，乐器按键把位变大，需要耗费的气量更大。低音巴松的中音区音域以上，其指法与普通巴松几乎完全不同，加之哨片尺寸更大，使演奏难度显著增加。因此，在实际演奏中，演奏者需要控制气速，不宜过快，同时需要吸入更多气量，以支撑更大的发声需求。

在演奏低音巴松的独奏片段时，尽管乐谱起始力度为极弱（pp），但仍建议采用相对较大的音量，并突出谱例中标记的渐强与渐弱变化，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同时，应将片段中4个二分音符的重音予以强调，以强化主题色彩，从而使声音更具穿透力。整体音响应带有某种叹息般的语气，却又不失其特有的阴沉色调。在演奏长时值音符之前，必须注意充分换气，以确保之后的连续长音得以稳定、连贯地演奏。这一著名的低音巴松独奏片段，不仅是印象主义音乐的标志性段落，也是整个西方管弦乐中低音巴松最具代表性的应用片段之一（见谱例4）。

谱例4 《鹅妈妈》巴松片段（4—5号）



三、拉威尔管弦乐作品中巴松独奏片段的音乐表现

在印象主义音乐大师拉威尔精妙绝伦的管弦乐世界里，乐器不仅是构成音响的要素，更是承载诗意与色彩的独立角色，巴松这一在传统上常居于伴奏声部或点缀性位置的木管乐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深度与戏剧生命。通过《波莱罗舞曲》《G大调钢琴协奏曲》等代表性作品中的经典片段，拉威尔不仅展示了其作为“音色魔术师”

的至高技艺，更完成了一次对巴松音乐表现力的系统性“再发现”与革命性提升，深刻体现了印象主义音乐对音色细微变化、气氛瞬间捕捉及感官印象直接描摹的美学追求，成为诠释拉威尔独特艺术哲学的闪亮棱镜。

（一）《波莱罗舞曲》中巴松的音乐叙事

在《波莱罗舞曲》这部以“偏执式重复”构建庞大张力结构的作品中，巴松在乐曲伊始的独奏段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角色。拉威尔将初始旋律主题交由巴松在中高泛音区奏出，这一选择极具匠心。相较于其丰厚低沉的本色音区，

巴松在泛音区的音色显得更为幽远、清冷,略带一丝朦胧的鼻音效果,宛若一道在寂静中悄然升起的“温暖暗流”。这段独奏旋律本身极其简约,却因独特的音色处理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随着后续乐器声部不断叠加重复,它如同一颗最初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引发的涟漪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动力。在这里,巴松孤寂而克制的音色,与随后铜管、木管乃至整个乐队逐渐加入的辉煌丰满音响,形成了极具戏剧性的色彩与力度对比。拉威尔通过这一设计,显著地展示了音色本身作为结构性要素的潜力:巴松独奏不仅是一个旋律的开始,更是一个原初的“色彩支点”与“结构原点”。它以极其朴素的材料,通过重复与积累,展现了情感表达中深刻的克制之美与结构力量,揭示了印象主义音乐中音色脱离纯粹伴奏功能、走向表现本体的重要倾向。

(二)《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巴松的现代性宣言

如果说《波莱罗舞曲》中的巴松是冷静的“起源”,那么在《G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巴松则化身为灵动的“现代精灵”,完成了一次对协奏曲传统的华丽颠覆。在通常以钢琴与乐队竞奏为主导的协奏曲快板乐章中,嵌入一段如此完整、迅疾且极具炫技性的巴松独奏(由第一、第二巴松声部交替演奏),无疑是拉威尔的大胆创举,彻底打破了听众对乐队中低音乐器角色的固有印象,将巴松从乐队协奏的背景中强力推向舞台前景。

这个炫技段落将巴松从伴奏声部或温和的独奏角色提升为具有强大张力和技术统治力的独奏乐器,体现了乐器身份的现代化。片段中快速的连音跑动、大幅度的音程跳跃,展现了巴松的灵敏性和表现力,推动了演奏技艺与作曲语汇的更新。在炫技段落中,巴松能够表现更激烈、更矛盾、更广阔的情感,范围从狂喜到绝望,从戏谑到悲怆,赋予了乐器更强的哲学表达与现代情感的承载力。

拉威尔的管弦乐作品创新不仅体现在理念上,

更深深体现在他对乐器物理特性的深刻理解与巧妙转化上。他充分利用了巴松中高音区清晰明亮的颗粒感与灵巧性,设计出快速跳跃、连绵不断的华丽乐句。而为了克服单一巴松在快速乐句中可能遇到的气息与耐力限制,拉威尔采用两声部交替演奏的设计,这一设计堪称神来之笔,既保证了音乐的流畅性与炫技效果,又体现了拉威尔对演奏者极为体贴的人性化考量。这段独奏使巴松超越了传统低音线条的勾勒者或幽默音效制造者的局限,一跃成为展现现代演奏技巧与复杂音乐线条的主角之一,集中体现了拉威尔音乐中“精巧与革命精神”的并存。

(三)《图画展览会》《鹅妈妈》中的巴松角色塑造

拉威尔对巴松音色潜能的挖掘,更深层地体现在其超越技巧、直指意象与性格塑造的能力上,这在配器版《图画展览会》与《鹅妈妈》组曲中尤为突出。在《图画展览会》的《古堡》段落中,拉威尔在将穆索尔斯基钢琴原曲中那条沉思、忧郁的旋律转化为管弦乐语言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巴松的中音区作为主奏音色,而不是更甜美或浪漫的乐器。巴松在此处的音色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木质质感,略带沙哑与朦胧,仿佛蒙上了历史的尘埃。这种音色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古堡”画面中的孤寂、废墟感与时光流逝的沧桑意境。巴松不再扮演任何戏剧性的角色,而是化身为一位沉思的历史诗人或游吟歌者,其声音本身就是一幅用音色勾勒的、属于废墟与黄昏的素描,这体现了拉威尔配器艺术的核心准则:追求音色与音乐意境的高度统一,而不是单纯的听觉美感。

这种以音色直接对应角色与意象的手法,在《鹅妈妈》组曲《美女与野兽的对话》中达到了戏剧性的高峰。拉威尔在此处进行了更为极端的音色“人格化”分配:单簧管清澈优美的旋律代表“美女”,而低音巴松那深沉、粗粝甚至有些笨重的音色,则毫无修饰地象征着“野兽”。两种乐器在旋律上的交织与对话,构成了音乐叙事的主体。低音巴松在此处的表现力是颠覆性的,它证明了

即便是乐队中音域最低、音色最暗的乐器之一，也能承载最深刻、最细腻的情感诉说：“野兽”主题在低音巴松的演绎下，于粗犷中显露哀伤与渴望，极具张力与说服力。拉威尔通过这种极致的音色对比与象征，将印象主义音乐擅长营造意境、捕捉感官印象的特点，深化为一种更具戏剧冲突与叙事深度的音乐角色塑造艺术。

综上所述，拉威尔通过其代表性管弦乐作品中的经典巴松独奏片段，系统而深刻地重塑了巴松的艺术形象与表现疆界。在拉威尔的笔下，巴松成功实现了从乐队中功能性“性格演员”到能够驾驭多种戏剧身份的“全能艺术家”的蜕变。这一升华历程清晰可见：在《波莱罗舞曲》中，它是冷静而不可或缺的结构与色彩原点；在《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它是炫技而灵动的现代性宣言者；在《图画展览会》的《古堡》段落中，它是富于诗意与历史沉思的绘画笔触；在《鹅妈妈》中，它是能直抵角色灵魂深处的戏剧叙事者。每一次运用，拉威尔都绝不是简单地使用巴松，而是深入其音色本质，结合具体音乐语境，进行了一次次点石成金般的创造性转化。

这些巴松片段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其优美的旋律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更是因为它们凝聚了拉威尔音乐美学的精髓——对音色独立表现力的极致推崇，对乐器个性永不疲倦的探索精神，以及将感官印象、情感意境与严谨形式完美融合的至高追求。它们既是检验演奏家音乐修养与技术控制的试金石，也为听众打开了理解印象派乃至20世纪音乐音色革命的一扇关键窗户。拉威尔让巴松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声音至今仍在回响，诉说着一位配器大师如何以无限的想象力，赋予巴松这一乐器崭新的生命。

四、结语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管弦乐演进中，拉威尔贡献了大量经典的巴松独奏片段，其中不仅有巴松的独奏部分，也有低音巴松的独奏部分。

这些独奏片段为巴松提供了更多的展现机会，使其彻底超越传统的和声支撑角色。与同时代印象主义作曲家相比较，德彪西擅长将巴松音色融入朦胧的和声背景，杜卡斯善以简练笔触勾勒生动的形象，而拉威尔则赋予巴松完整而绵长的抒情旋律与高难度技巧段落，充分释放了巴松音色圆润多变与炫技表现的潜能。这些设计不仅体现了拉威尔对巴松这件乐器“精致的感官关注”，更标志着巴松从色彩性乐器向具有独立表达深度的音乐主体的转变。拉威尔以革命性的音色语言与结构思维，在印象主义的音响画布上，为巴松镌刻下不可替代的经典之声，亦为其后世的独奏地位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周抗抗.拉威尔作品中布鲁斯“基因”音乐语汇之演绎:以《G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合作钢琴为例[J].乐府新声,2024(2):152-162.
- [2]张玉哲.大管在交响乐队中的运用[J].当代音乐,2017(14):69-70.
- [3]辛剑飞.论巴松在乐队中的运用[D].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20:6-9.
- [4]任雨声.浅析拉威尔《波莱罗舞曲》的配器特征[J].乐府新声,2014(4):66-70.
- [5]偶潇潇.拉威尔《波莱罗舞曲》作曲技法与配器手法探析[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0(11):87-95.
- [6]宋晓婷.拉威尔《波莱罗舞曲》管弦乐作品分析[J].艺术品鉴,2017(10):287.
- [7]吕亚飞.拉威尔《波莱罗(Bolero)》音乐特征与配器分析[J].黄河之声,2021(20):68-70.
- [8]贺颖.“交融”与“互应”的光影世界: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J].乐府新声,2011(4):59-61.
- [9]卢倩倩.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音乐研究与演奏分析[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23:7-12.
- [10]安珂.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多元化解析[J].民族音乐,2024(6):35-37.
- [11]王炜铭.浅析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风

格多样性及其相应的演奏方法[D].天津:天津音乐学院,2024:2-3.

[12]刘霖.拉威尔《图画展览会》总谱分析(上):配器教学笔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1):37-43.

[13]潘磊.浅析拉威尔《图画展览会》中的音乐形

象[J].剧影月报,2015(1):48-49.

[14]侯琳.浅谈木管组与铜管组在配器中丰富的表现力:以拉威尔《图画展览会》为例[J].黄河之声,2015(2):10.

[15]卫立.拉威尔:管弦乐组曲《鹅妈妈》[J].音乐艺术,1981(3):100-101.

The Performing Art and Musical Expression of the Bassoon in Ravel's Orchestral Works

XIN Jianfei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art and musical expression of bassoon solo sections in the orchestral works of Impressionist composer Rave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ssoon solo passages in works including *Boléro*,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The Old Castle)* and *Ma Mère l'Oye*, as well as solo parts for contrabasso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rests on the fact that Ravel broadened the expressiv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with sophisticated orchestration, while the bassoon has long served merely as an auxiliary voice, whose solo value requires re-evaluation. Centering on solo excerpts from each pie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technical traits and artistic connotatio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erforming craft and musical expression. It concludes that by equipping the bassoon with flowing lyrical melodic lines, difficult technical segments and abundant timbral layers, Ravel not only brok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restrictions, but also enabled the bassoon to shift from a subordinate voice to a primary expressive role. Combined with the composer's pursuit of delicate auditory aesthetics, this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how these compositional approaches helped the bassoon develop into an independent, in-depth musical subject. This study offers theoretical grounds for valuing bassoon solo expressiveness within modern orchestral performance. It is proposed that performers thoroughly grasp the timbral shifts and lyrical logic of the bassoon in Ravel's works, inheriting and advancing the artistic status he established for the instrument.

Keywords:Ravel; impressionism; bassoon; solo passage; orchestral works; performance art; musical expression